# 續高僧傳/卷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十八

續高僧傳
卷第十九

卷第二十

續高僧傳卷第十九

習禪四　〈本傳十四　附見二〉

唐京師大莊嚴寺釋僧定傳一

釋僧定，丹陽人。本學《成實》，博綜有功，討擊既繁，便感風癘，乃惟曰：「形異同倫，學當徙轍。」遂屏絕還顧，歸宗禪府。初栖鍾山林阜，獨靜空齋，侍者道遊供給左右，唯以粳米白粥日進一盃，餘則繫念相續，不愧空景。經于數年，不涉村邑，遊仞定心，更增幽績。故使門牖重隱，吐納自新，牆宇崇峻，違順斯薄。微誠獲應，故所苦忽銷，致令身首面目一時圓淨，鬢眉並生，有逾恒日。雖福感所及，儀貌倍常，而雙眉最濃，可長數寸，蒼赤通顏，乃成奇異。定既屬斯靈瑞，翹厲晨夕。山中多虎，蹤跡成蹊，本性仁慈，感來入室，床前庭下，惟繁虎迹。或禪想乍浮，不能安靜，便通夜山行，無間榛梗，猛獸鷙鳥，見等同群，而定安之，若遊城市。其含育之感，不可類也。

隋文於西京造寺，遠召處之。業定之心，無庸世務，至於受戒師禮，畢志拒違，預在尊嚴，聞便避隱。嘗遇傷寒，通身蒸熱，如常跏坐，斷食三日。沙門保恭，道場上首，定之徒也，親喻令食，答曰：「疾勢將陵，命非可保，應以法援，何用食為！」便閉口靜坐，七日既滿，所苦頓痊。其立操要心，為此類也。大業末歲，栖心南山太和寺，群

盜來劫，定初不怖。盜曰：「豈不聞世間有奴賊耶？」定曰：「縱有郎賊，吾尚不怖，況奴賊耶！」因剝其衣服，曾無悋色。至於坐氈，將欲挽掣，定捉之曰：「吾仰此度冬，卿今將去，命必不濟。乍斷吾命於此，氈不可離，吾命也。」群賊相看，便止之。以武德七年六月因有少疾，跏坐如常，不覺已逝，春秋八十餘矣。

## 唐同州大興國寺釋道林傳二

釋道林，姓李，同州郃陽人也。年三十五發心出家，入太白山結宇深巖，路絕登陟，木食濟形，唯法檢心，更無營拯。隋開皇之始創啓玄宗，勅度七人，選窮翹楚，有司加訪，搜得林焉。文皇親命出家，苦辭不可，乃啓曰：「貧道聞山林之士往而不返，皓然之氣獨結林泉，望得連蹤既往，故應義絕凡貫。陛下大敞法門，載清海陸，乞以此名遺虛仰者。」帝曰：「名實相副，其來久矣。禪師但隸公府，身任山栖。」林不從，乃逃還太白，仍宗前業。後以事聞奏，乃更搜揚仄陋，窮巖倒穴，方始捉獲，而履節無虧。勅勞殷重，崇敬彌異，乃賜香爐等物，仍令住馮翊大興國寺。經止少時，又逃于梁山之陽，阿崖迴曲，地稱天固，鑿山為窟，凝道其中。

武德七年七月微覺有疾，遺誡門侍無越律儀。又聞笳吹響空，道俗歆會。又降異香，大如桃棗，眾皆拾而供養，莫知名目，燒發美暢，聞者驚心。經於三日，精氣爽朗，跏坐而終。停屍七日，色相無改，即於山西鑿龕處之。眾聚如煙，數盈萬計，鼓舞而送，生死榮焉。自林之在道，括隱為先，從生至終，儉約為務。女人生染之本，偏所誡期，故林一生常不親面，不為說法，不從取食，不上房基，致使臨終之前有來問疾者，林隔障潛知，遙止之，不令面對。斯行潔通幽故也。而慈濟生靈，深護物性，虱蚤之屬，任其遊行，每徐徐舉衣，恐其驚走。斯仁育之量，殆難嗣矣。

## 唐京師清禪寺釋法應傳三

釋法應，姓王氏，東越會稽人。生自孩孺，性度沉默，隨住緣想，幽思難移。弱冠出家，事沙門曇崇，學宗禪業，見于別傳。時值周初，定門初闢，奉法履行，亘道相趣，應於門學，殊為稱首。後逢周禍，避迹終南，飯衣松蘿，潛形六載，專修念慧，用祛夙罪，精厲所及，法門彌隆，心用攸厝，妄境斯澄。屢感虎狼，蹲踞廬側，或入門內，似有相因。應素體生緣，又閑禪病，對猶家犬，為受三歸，自爾馴狎，更繁其類。隋開入度，還事崇公，定業既深，偏蒙印可，徒眾五百，並委維持，教授獎擢，允開眾望。開皇十二年，有勅令搜簡三學業長者，海內通化，崇於禪府。選得二十五人，其中行解高者，應為其長。勅城內別置五眾，各使一人曉夜教習。應領徒三百，於實際寺相續傳業，

四事供養，並出有司，聲聞惟遠，下勅賜帛三百段，仍用造經一藏，親躬受持。以武德初年，素無所患，云：「吾今將逝，已有香花見迎。」言已，卒於清禪寺，春秋八十矣。

## 唐南武州沙門釋智周傳四

釋智周，字圓朗，姓趙氏。其先徐州下邳人，有晉過江，居于婁縣之曲阜也。然其神用超邈，彰於青綺，小學年中，違親許道，師事法流水寺滔法師，為力生也。滔乃吳國冠冕，釋門梁棟，周服勤左右，寸陰請業。受具之後，志在博聞。時大莊嚴蠲法師者，義府經笥，道映雄伯，負袠淹留，專功一紀，究盡端涯，更同寒水。自金陵失御，安步東歸，本住伽藍，開弘三寶，學侶同萃，言晤成群。但久猷城傍，早狎丘壑，遂超然高舉，晦迹於馬鞍山慧聚寺，仁智斯合，終焉不渝。而止水致鑒，問道彌結，舊齒晚秀，咸請出山，濟益道俗，不拘小節，乃又從之。橫經者溢坐，杖氣者泥首。炎德既銷，僧徒莫聚，乃翻飛舊谷，又遭土崩瓜剖，順時違難，泛然無繫，寂動斯亡。武德五年七月五日遘疾，終於大萊城南武州刺史薛士通舍，春秋六十有七。其年十一月二十日，賊退途靜，弟子法度等奉迎神柩歸于本山。當時人物凋疏，塋隧未理，以貞觀四年二月十五日，弟子惠滿等於寺之西嶺改設圓墳。

惟周風情閑澹，識悟淹遠，容止可觀，進退可度，量包山海，調逸烟霞，得喪一心，慈惻萬類，窮通不易其慮，喜慍不形于色，崇尚先達，提獎後進，道俗聞望，咸取則焉。加以篤愛虫篆，尤工草隸，傍觀圖史，大善篇什。與兄寶愛俱沐法流，陳氏二方，俱馳聲績。講《成論》、《小招提玄章》、《涅槃》、《大品》等各十餘遍。兼造殿閣，門廊周帀，壯麗當陽，彌勒丈六夾紵，并諸侍衛。又，晉司空何充所造七龕泥像，年代綿遠，聖儀毀落，乃迎還流水，漆布丹青，彫繢綺華，允開信表法。

迴向寺釋道恭曰：「余以擁腫拳曲，不中規繩，而匠石輟斤，忽垂顧眄，賞激流連，殆逾三紀。披雲對月，賦曹、陸之詩；跂石班荊，辯肇、融之論。故人安在？仰孤帳而荒涼；景行不追，望長松而咽絕。懼陵谷易遷，竹素難久，託徽猷於貞紺，揚清塵於不朽。其銘曰：五蔭城郭，六賊丘陵，膠固愛網，縈迴業繩。雄猛調御，慈悲勃興，危塗倏靜，穢海俄澄。八樹潛暉，五師繼軌，纂此遺訓，克應開士。皎潔戒珠，波瀾定水，有道有德，知足知止。學摠群經，思深言外，樂說河寫，飡風雲會。七眾關鍵，四部襟帶，振綱頹網，繫其是賴。世途淪喪，適化江湄，去來任物，隱顯從時。壞瓶何愛，淨土為期，有生有滅，何喜何悲！窀關昔隧，封興舊隴，春郊草平，故山松拱。林昏鳥思，徑深寒擁，妙識歸真，玄坰虛奉。」

## 唐終南山紫蓋沙門釋法藏傳五

釋法藏，姓荀氏，潁川潁陰人。三歲喪父，共母偏居，十歲又亡，隻身而立。因斯禍酷，深悟無常，投庇三寶，用希福祐。年二十二，即周天和二年四月八日，明帝度僧，便從出俗。天和四年誕育皇子，詔選名德至醴泉宮，時當此數。武帝躬趁殿下，口號鮮卑問訊，眾僧兀然，無人對者。藏在末行，出眾獨立，作鮮卑語答，殿庭僚眾咸喜斯酬。勅語百官：「道人身小心大，獨超群友，報朕此言，可非健道人耶？」有勅施錢二百一十貫，由是面洽，每蒙慰問。雖身居寺內，心念幽林，古聖今賢，皆依山靜。建德二年二月，刷心蕩志，挾鉢擎函，投於紫蓋山，山即終南之一峰也。乃獨立禪房高巖之下，衣以百納，飡以朮松，面青天而沃心，吸白雲而填臆。三年正月八日遊步山頂，忽遇甘杏七枚，即而噉之，流味濃美，周行更索，全無來處，即荷冥資，但勤勵業。其年四月二十三日毀像焚經，僧令還俗，給優二年。惟藏山居，依道自隱，綿歷八載，常思開法。

至宣帝大象元年九月，下山謁帝，意崇三寶。到城南門，以不許入，進退論理。武候府上大夫拓王猛、次大夫乙婁謙問：「從何而來，朋侶何在，施主是誰？」藏報曰：「建德二年棄寺入山，三年四月方禁僧侶，唯藏在山，餘並還俗，乃以俗法抑出徒侶，藏只一身在山。林谷為家居，鳥獸為徒侶，草木為糧粒。然自惟忖：『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』既居紫蓋，噉食山糧，准此供給，則至尊所施。」猛等報奏，下勅曰：「朕欲為菩薩治化，此僧既從紫蓋山來，正合朕意。宜令長髮著菩薩衣冠，為陟岵寺主。遣內史沛國公宇文繹檢校施行。」內史次大夫唐怡、元行恭覆奏曰：「天下眾僧，普令還俗，獨度一人，違先帝詔。」至十月於城東面別見宣帝，問三教名：「朕欲菩薩治化，或現天身，或從地出，或作鹿馬。用斯化道以攝眾生，如何？」藏引妙莊嚴王二子諫父之事，又曰：「陛下昔為臣子，不能匡諫，遂令先帝焚燒聖典，靈像鑄錢。據斯逆害，與秦始何異？」帝怒曰：「違朕先皇明詔，可令遽盡。」藏曰：「仰觸聖顏，乞刑都市，幽顯同見，誠其本心爾。」時命若懸藤，而詞氣無駭，頻經九奏，安詞彌厲。十奏既達，帝曰：「道人怖不？」藏公曰：「人生所重，無過於命。處身極刑之地，何能不怖！」帝聞，愀然改色，乃曰：「真人護法，祐我群生。此則護鵝比丘，朕不殺無事人也。宜捨其刑，一不須問。」賜菩薩衣冠，依前為陟岵寺主，頻降寵命，得繼釋門。既獲再生，便辭帝往林泉山澤，請欲幽潛。御史鮑宏奉勅，萬年、長安、藍田、盩厔、鄠杜五縣，任藏遊行，「朕須見日。不可沉隱」。雖蒙恩勅，終未開弘，怏結心靈，思懷聖道。

周德云謝，隋祚將興，大象二年五月二十五日，隋祖作相於虎門學。六月，藏又下山，與大丞相對論三寶，經宿即蒙剃髮，賜法服一具、雜綵十五段、青州棗一石。尋又還山，至七月初追藏下山，更詳開化。至十五日，令遣藏共竟陵公檢校度僧百二十人，並賜法服，各還所止。藏獨宿相第，夜論教始。大定元年二月十二日，丞相龍飛，即改為開皇之元焉。十五日奉勅追前度者，置大興善寺為國行道，自此漸開，方流海內。豈

非藏戒行貞明，禪心鬱茂，何能數入朱門，頻登御榻？爾後每有恩勅別加慰勞，并勅王公「咸知朕意」。開皇二年，內史舍人趙偉宣勅，月給茯苓、棗、杏、蘇油、柴炭，以為恒料。而性在虛靜，不圖榮利，十四年自奏停料，隨施供給。

武候將軍索和業者，清信在懷，延至宅中，異禮奉養，積善所熏，遂捨所住以為佛寺。藏率俗課勵，設萬僧齋。右僕射蘇威每來參謁，并建大殿尊儀。舍人裴矩宣勅：「藏禪師落髮僧首，又設大齋，弘法之盛，熟不可等。其所住處，可為濟法。」今之隆政坊北門僧寺是也。嘗以慈仁攝慮，有施禽畜，依而養之，鵝則知時旋遶，狗亦過中不食。斯類法律，不可具紀。煬帝晉蕃時臨太尉，第三子綿疾夭殂，瘞于斯寺，乃勒銘曰：「世途若幻，生死如浮。殤子何短，彭祖何脩！嗚呼余子，有逝無留，永為法種，長依法儔。」教因施藏靈壽杖，曰：「每策此杖，時賜相憶。」答曰：「王殤幼子，長就法門。藏策靈壽，何敢忘德！」十六年，隋祖幸齊州失豫，王公已下奉造觀音，並勅安濟法供養。仁壽元年，文帝造等身釋迦六軀，勅令置於藏師住寺。大業二年，元德太子薨，凡營福業，經像佛殿，皆委於藏。大業末歲下勅，九宮並為寺宇，度僧綱管，相續維持，以藏名稱洽聞，乃補充太平宮寺上座，綏緝少達，無替所臨。

及大唐建義，人百一心。淮安王創結兵旗于斯寺宇，因受王請，終身奉養。貞觀之始，情奉彌隆，思報罔極，畢由造寺，伺隙未展，王便物故，本祈不果，藏亦終焉。以貞觀二年終於鄠縣觀臺，因殮武子埠南雲際寺。沙門孝才夙素知德，為銘貞石，在於龕側矣。

## 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慧超傳六

釋慧超，俗姓申屠，上黨潞城人也。體道懷貞，冰霜其志。初拂衣捨俗，北趣晉陽，居大興國寺，禪念為業。雖略觀名教，備委邪正，而偏據行途，不沿言說，乃別建道場，盛羅儀象，幡花交列，眾具清鮮。又鳩集異香，多陳品族，每以燒香供養，煙氣相尋。超恒躬處其中，淨衣端坐，詳其覺觀，擬其志業。故有異香滿室，靈骨充瓶，隨用福流，還填欠數，而莫知其所以然也。至仁壽中年獻后崩，立禪定寺，以超名望，徵入京師，嚴淨形衣，有逾恒日。感瑞陳供，無替由來。

至武德元年，以并部舊壞，懷信者多，化道赴緣，義難限約，乃返還興國，道俗欣慶，奉禮交并。及七年冬，微痞不愈，即告無常，合寺齊趍，竚聆遺訣。超端坐如常，精神更爽，告眾曰：「同住多年，凡情易隔，脫有相惱，希願開懷。然人道難逢，善心易失。及今自任，勿誤後身。」言訖斂手在心，不覺其絕，見無接對，謂其未終，取纊屬之，乃知無氣，時年七十餘。坐若神景，色貌逾潔，異香縈繞，滿室充庭，音樂聞空，莫知來處。門人大眾，驚心駭目。遂使士女奔赴，悲咽寒雲，闐塞寺院，香花獻積。至

十二月中，剋期將殯，四遠白黑，列道爭前，從寺至山，十有餘里，人馬輻湊，事等市□。輿以繩牀，坐如入定。路既交擁，卒制難加，乃迴道西城，破荒就葬。眾又填逼，類等天崩，便殮於龍阜之山開化寺側，作窟處焉。經停一年，儼然不散，日別常有供養禮拜，香花無絕。後遂塞其窟户，置塔於上，勒銘於右，用旌厚德矣。

## 唐台州國清寺釋智晞傳七

釋智晞，俗姓陳氏，潁川人，先世因官流寓，家於閩越。晞童稚不群，幼懷物外，見老病死，達世浮危，自省昏沉，愍諸淪溺，深加猒離，如為怨逐，誓出塵勞，訪尋勝境。伏聞智者抗志台山，安禪佛隴，警訓迷途，為世津導，丹誠馳仰，遠泛滄波，年登二十，始獲從願。一得奉值，即定師資，律儀具足，稟受禪決，加修寂定，如救頭然，心馬稍調，散動辭慮。受命遺旨，常居佛隴修禪道場，樂三昧者咸共師仰。宴坐之暇，時復指撝，創造伽藍，殿堂房舍，悉皆嚴整，惟經臺未構，始欲就工。有香鑪峰山巖峻嶮，林木秀異，然彼神祇，巨有靈驗，自古已來無敢視其峰崖，況有登踐而採伐者。時眾議曰：「今既營經臺，供養法寶，唯尚精華，豈可率爾而已。其香鑪峰椌柏，木中精勝，可共取之，以充供養。」論詳既訖，往諮於晞，具陳上事，良久答云：「山神護惜，不可造次。」無敢重言，各還所在。爾夜夢人送疏云：「香鑪峰椌柏樹，盡皆捨給經臺。」既感冥示，即便撝略，營辦食具，分部人工，入山採伐。侍者諮曰：「昨日不許，今那取之？」答曰：「昨由他，今由我，但取無苦，必不相誤。」從旨往取。椌柏之樹，唯嶮而生，並皆取得，一無留難。

先師智者陳曰：「勸化百姓，從天台渚次，訖於海際，所有江溪，並捨為放生之池，永斷採捕。」隋世亦爾，事並經勅。隋國既亡，後生百姓為惡者多，競立梁滬，滿於江溪，夭傷水族，告訴無所。乃共頂禮禪師，往先師龕房燒香咒願。當有漁人見僧在滬上立，意謂墮水，將船往救，僅到便無，因爾梁滬皆不得魚。互相報示，改惡從善，仍停採捕，時有僧法雲，欲往香鑪峰頭陀，晞諫曰：「彼山神剛強，卿道力微弱，向彼必不得安，慎勿往也。」雲不納旨，遂往到山，不盈二宿，神即現形，驅雲令還。自陳其事，方憶前旨，深生敬仰。

有弟子道亘在房誦經，自往喚云：「今晚當有僧來。」言竟仍向門下，即見一僧純著納衣，執錫持鉢，形神爽俊，有異常人，從外而來，相去二十餘步，纔入路東，隱而不現。俄頃之間，即聞東山有銅鍾聲，大音震谷，便云：「噫！喚吾也。」未終數日，語弟子云：「吾命無幾，可作香湯。」洗浴適竟，山中鳥獸異色殊形常所不見者，並皆來集房側，履地騰空，悲鳴喚呼，經日方散。十二月十七日夜跏趺端坐，仍執如意說法，辭理深邃。既竟，告弟子曰：「吾將汝等造次相值，今當永別，會遇靡期。」言已，寂

然無聲良久。諸弟子哭泣，便更開眼，誡曰：「人生有死，物始必終，世相如是，寧足可悲！今去，勿爾鬧亂於吾也。」又云：「吾習禪已來，至於今日，四十九年，背不著床。吾不負信施，不負香火。汝等欲得將吾相見，可自勤策行道，力不負人。」弟子因即諮啓：「未審和上當生何所。」答云：「如吾見夢，報在兜率，宮殿青色，居天西北。見智者大師，左右有諸天人，皆坐寶座。唯一座獨空，吾問所以，答云：『灌頂卻後六年當來，昇此說法。』十八日朝，語諸弟子：「汝等並早須齋，吾命須臾。」爾日村人登山參疾，食竟辭還。又曰：「既辛苦遠來，更停少時，待貧道前去。」其人不解，苦辭不住。當爾之時，皎日麗天，全無雲翳，謂參人曰：「既已不住，可疾去，雨尋落。」去者少時，驟雨如瀉。春秋七十有二。以貞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，端直儼然，氣息綿微，如入禪定，因而不返。時虛空中有絃管聲，合眾皆聞，良久乃息。經停數日，方入石龕，顏色敷悅，手足柔軟，不異生平。所窆龕墳，在先師智者龕前二百餘步。

## 唐并州義興寺釋智滿傳八

釋智滿，姓賈氏，太原人。立意矜特，不群凡小。七歲出家，隨師請業，凡所受道，如說修行。年登冠肇，進受具戒，律儀成範，資訓彌弘。又聽《涅槃》等經，盡其大旨，名教略圓，味靜終業。遂往上黨石墨山聚徒行道，門徒肅穆，緇素歸依，禮供駢羅，積而能散。時屬隋初，創弘大法，智滿蒸仍國化，引而廣之，故使聞風造者負笈奔注，眾雜精麁，時兼久近。初則設儀禮懺，用攝疏情，後便隨其樂欲，靜思宴坐。滿躬事眾法，身預僧倫，形止方雅，威嚴猛肅，眉目濃朗，白黑交臨，預有參拜，莫不神骸而毛動，咸加景仰，為菩薩戒師。而滿不重身名，不輕正法，雖有緣苦請，未即傳授，乃親為竭誠，方等行道，要取明證，夢佛摩頂，并為說法，宛如經相，方為授法，故道俗思戒者相趍不絕。

而專意靜觀，猒此諠浮，乃徙居黎城之東山南流泉精舍。息心之士又結如林，禪懺兼修，止觀齊捨，志弘經遠，隨務或乖，又往雁門川依瓚禪師涉緣念慧。瓚，僧中藻鏡，定室羽儀，言行清澄，具如別傳。滿嗟遇後展，欣附有餘，從瓚歷遊，所在宗習，又依住開化，結慮修心。俄為文帝追瓚入京，定門斯壞，眾侶乖張，滿乃錄其同志五十餘人，西入嵐州土安山內如前綜業，大感學徒。隋季道消，賊徒蜂起，生民墜於溝壑，而滿眾宛然不散，斯亦道感之會也。

大唐建義，四眾歸奔，乃率侶入城，就人弘道。初住晉陽真智寺，以化聲廣被，歸宗如市。武皇別勅引勞，令止許公宅中，供事所須，並出義府。躬往禮問，覩而懼之，顧語裴寂曰：「孤見此禪師，衣毛驚起，何耶？」答曰：「計無餘相，應是戒神所護耳。

」重以他日修覲，曰：「弟子濟拔蒼生，今義興大造，願往還無障，當為立寺。」既登京輦，天下略平，武德元年，乃詔滿所住宅為義興寺，四事供養，一出國家。至三年，以滿德為物歸，道聲更遠，帝欲處之京室，下勅徵之。又以北蕃南侵，百姓情駭，都督弘農公劉世讓啓留滿住，用鎮眾心，有勅特聽，用安朝寄。武德五年，獫狁孔熾，戎車載飾，以馬邑沙門雄情果敢，烽燧屢舉，罔弗因之，太原地接武鄉，兵戎是習，乃勅選二千餘僧充兵兩府。登又下勅：「滿師一寺行業清隆，可非簡例。」由是重流景行，光問遐邇。晉川髦彥沙汰之餘，覩滿坐受嘉慶，皆來稱美，或拜伏戒範者，或依承習住者，常數二百餘人。而滿恒業無怠，精厲其誠，時或墮學，親召別誡，委引聖量，誘化凡心，預在聞命，莫不淚流而身伏，噎歎良久，並由承法行已，感發前人，故得機教不妄弘矣。

貞觀二年四月，初因動散，微覺不悆，遂淹灰管，本性無擾。門人同集，曰遺誡勸。有沙門道綽者夙有弘誓，友而敬奉，因喻滿曰：「法有生滅，道在機緣。觀相易入其門，涉空頗限其位。願隨所說，進道有期。」滿乃盱衡而告曰：「積年誡業，冀此弘持。緣虛無相可緣，引實有何所引？豈以一期要法，累劫埋乎！幸早相辭，勿塵妄識。」綽乃退焉。其堅白持微，為若此也。既而氣將漸弱，而志力猶強。侍人圍遶，觀者充室，滿端坐舉面，徐視學徒，時次昆吾，溘然而卒，春秋七十有八，即貞觀二年六月九日也。當終前夕，大地震動，寺樹摧枝，合眾悲敬，衰相現矣。泰山其頹乎，法人斯逝，聯類如此。舉邑酸切，若喪其心。即以其月十二日旋殯於龍山童子谷中，立塔碑德。自滿捨俗從道，六十餘年，潔己清貞，冰霜取喻。弊衣節食，纔止飢寒，頻經斷穀，用約貪染。目不邪視，言不浮華，淨色子女來，未嘗瞻對。弱年登歲者不宿房中，受具多夏者方令近侍。約時臨眾，誡以行科，餘則靜處小房，晬朝方出。室中唯一繩牀，鉢袋掛于壁上，隨道資具，坐外更無。致使見者懍然改容，不覺發敬矣。又偏重供僧，勤加基業，慈接貧苦，備諸藥療，□□遑遑，意存利物矣。

## 唐京師化度寺釋僧邕傳九

釋僧邕，姓郭氏，太原介休人。祖憲，荊州刺史；父韶，博陵太守。邕神識沉靜，冥符上德，世傳儒業，齒胄上庠。年十有三，違親入道，於鄴西雲門寺依止僧稠而出家焉。稠公禪慧通靈，戒行標異，即授禪法，數日便詣。稠撫邕謂諸門人曰：「五停四念，將盡此生矣。」仍往林慮山中栖託定門，遊逸心計。

屬周武平齊，像法隳壞，又入白鹿山，深林之下，避時削迹，餌飯松朮。三逕斯絕，百卉為群，麚麑伏其前，山禽集其手。初未之異也，後乃梵音展禮，焚香讀誦，輒有奇鳥異獸攢聚庭宇，貌如恭敬，心疑聽受。自非行感所及，何以致斯？自爾屢降幽靈，勝言叵載。開皇之始，弘闡禪門，重敘玄宗，更聯榮問。有魏州信行禪師深明佛法，命世

異人，以道隱之辰，習當根之業。知邕遯世幽居，遣人告曰：「修道立行，宜以濟度為先，獨善其身，非所聞也。宜盡弘益之方，照示流俗。」乃出山與行相遇，同修正節，開皇九年，行被召入京，乃與邕同來，至止帝城，道俗莫匪遵奉。及行之歿世，綱摠徒眾，甚有住持之功。

以貞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終於化度寺院，春秋八十有九。主上崇敬情深，贈帛為其追福。以其月二十二日奉靈魄於終南山，遵邕之遺令也。門徒收其舍利，起塔於行之塔左。邕風範凝正，行業精嚴，卑辭屈己，體道藏用。及委質寒林，悲纏朝野，僉以身死名滅，世有斯人，敢樹玄石，用陳令範。左庶子李百藥製文，率更令歐陽詢書，文筆新華，多增傳本，故累誦野外矣。

##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灌頂傳十〈(智晞　光英)〉

釋灌頂，字法雲，俗姓吳氏，常州義興人也。祖世避地東甌，因而不返，今為臨海之章安焉。父夭早亡，母親鞠養，生甫三月，孩而欲名，思審物類，未知所目。母夜稱佛法僧名，頂仍口斆，音句清辯，同共驚異。因告攝靜寺慧拯法師，聞而歎曰：「此子非凡。」即以「非凡」為字。及年七歲，還為拯公弟子，日進文詞，玄儒並騖，清藻才綺，即譽當時。年登二十，進具奉儀，德瓶油鉢，彌所留思。洎拯師猷世，沐道天台，承習定綱，罔有虧緒。

陳至德元年，從智顗禪主出居光宅，研繹觀門，頻蒙印可。逮陳氏失馭，隨師上江，勝地名山，盡皆遊憩。三宮廬阜，九向衡峰。無不揖迹依迎，訪問遺逸。後屆荊部，停玉泉寺，傳法轉化，教敷西楚。開皇十一年，晉王作鎮揚州，陪從智者戾止邗溝，居禪眾寺，為法上將，日討幽求。俄隨智者東旋，止于台岳，晚出稱心精舍，開講《法華》，跨朗籠基，超於雲、印，方集奔隨，負篋屯涌。有吉藏法師，興皇入室，嘉祥結肆，獨擅浙東，聞稱心道勝，意之未許，求借《義記》，尋閱淺深，乃知體解心醉，有所從矣，因廢講散眾，投足天台，餐稟《法華》，發誓弘演。至十七年智者現疾，瞻侍曉夕，艱劬盡心。爰及滅度，親承遺旨，乃奉留書并諸信物，哀泣跪授。晉王乃五體投地，悲淚頂受，事遵賓禮，情敦法親。尋遣揚州摠管府司馬王弘送頂還山，為智者設千僧齋，置國清寺，即昔有晉曇光、道猷之故跡也。前峰佛隴，寺號修禪，在陳之日，智者初建，隴南十里，地曰丹丘，經行平正，瞻望顯博。智者標基刊木，欲建道場，未果心期，故遺囑斯在。王人入谷，即事修營，置臬引繩，一依舊旨。

仁壽元年，晉王入嗣，東巡本國，萬里川途，人野畢慶。頂以檀越升位，寺宇初成，出山參賀，遂蒙引見，慰問重疊，酬對如響，言無失厝，臣主榮歎。又遣員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還山寺，施物三千段、氈三百領，又設千僧齋。寺廟臺殿，更加修緝，故丹青

之飾，亂發朝霞，松竹之嶺，奄同被錦。斯寔海西之壯觀也，遠符智者之言，具如彼傳。仁壽二年下令延請，云：「夏序炎赫，道體休宜！禪悅資神，故多佳致。近令慧日道場莊、論二師講《淨名經》，全用智者《義疏》判釋經文。禪師既是大師高足，法門委寄，令遣延屈，必希霈然并《法華經》疏隨使入京也。佇遲來儀，書不盡意。」頂持衣負錫，高步入宮，三夏闡弘，副君欣戴。每至深契，無不伸請，並隨問接對，周統玄籍。後遣信送還，嘲遺隆倍。〈(《國清百錄》云：大業元年，敕江陽名僧云：「昔為智者創寺，因山為稱，號曰天台。今須立名，經論之內有何勝目，可各述所懷，朕自詳擇。」僧智璪奏：「《天台大師懸記》云：寺若成，國則清。」勑云：「此是我師之靈瑞，合扁云國清。」勑取大牙殿牓，填以雌黃，書以大篆，遣內史、通事舍人盧政方送安寺門。又為寺造四週土牆，及給廢寺水田，又勸王弘施肥田良地，以充基業。)〉大業七年，治兵涿野，親揔元戎，將欲蕩一東夷，用清文軌。因問左右，備敘軒皇，先壯阪泉之戮暴，後歎峒山之問道，追思智者，感慕動容。下勑迎頂遠至行所，引見天扆，敘以同學之歡，又遣侍郎吳旻送還台寺。爾後王人繼至，房無虛月。

頂縱懷丘壑，絕迹世累，定慧兩修，語默雙化。乃有名僧大德，近城遠方，希覩三觀、十如，及以心塵使性，並拜首投身，請祈天鼓。皆疏瀹情性，澡雪胸襟，三業屢增，二嚴無盡。忽以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於國清寺房，春秋七十有二。初，薄示輕疾，無論藥療，而室有異香。臨終命弟子曰：「《彌勒經》說佛入城日，香煙若雲。汝多燒香，吾將去矣。」因伸遺誡，詞理妙切。門人眾侶，瞻仰涕零。忽自起合掌，如有所敬，發口三稱「阿彌陀佛」，低身就臥，累手當心，色貌歡愉，奄然而逝，舉體柔軟，頂暖經日。嘗有同學智晞，顗之親度，清亮有名，先以貞觀元年卒，臨終云：「吾生兜率天矣，見先師智者寶座行列皆悉有人，唯一座獨空，云『卻後六年，灌頂法師昇此說法』。焚香驗旨，即慈尊降迎，計歲論期，審晞不謬矣。以其月九日窆于寺之南山，遠近奔號，諠震林谷。

初，頂化流囂俗，神用弘方。村人於法龍，去山三十餘里，染患將絕，眾治不愈。其子奔馳，入山祈救，頂為轉《法華經》，焚旃檀香，病者雖遠，乃聞檀香入鼻，應時痊復。又，樂安南嶺，地曰安洲，碧樹青溪，泉流伏溺，人逕不通。頂留連愛翫，顧而誓曰：「若使斯地夷坦，當來此講經。」曾未浹旬，白沙遍涌，平如玉鏡。頂以感通相顯，不違前願，仍講《法華》、《金光明》二部，用酬靈意。嘗於章安攝靜寺講《涅槃經》，值海賊上抄，道俗奔委，頂方撾鍾就講，顏無懾懼。賊徒麾幡詣寺，忽見兵旗耀日，持弓執戟，人皆丈餘，雄悍奮發，群覩驚懅，一時退散。嘗於佛隴講暇，攜引學徒累石為塔，別須二片用搆塔門。弟子光英先以車運一石，咸疑厚大，更欲旁求，復勞人力。頂舉杖聊撝，前所運石颯然驚裂，遂析為兩段，厚薄等均，用施塔户，宛如舊契。若斯靈應，其相寔多。

自頂受業天台，又稟道衡岳，思、顗三世，宗歸莫二，若觀若講，常依《法華》。又講《涅槃》、《金光明》、《淨名》等經，及說圓頓、止觀、四念等法門，其遍不少。且智者辯才，雲行雨施，或同天網，乍擬瓔珞，能持能領，唯頂一人。其私記智者詞旨，及自製義記并雜文等題目，並勒于碑陰。弟子光英，後生標俊，優柔教義，與國清寺眾僉共紀其行，樹其碑于寺之門。常州弘善寺沙門法宣為文，其詞甚麗，見於別集。

##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智璪傳十一

釋智璪，俗姓張氏，清河人，晉室播遷，寓居臨海。祖元秀，梁倉部侍郎，任臨海內史。父文懷，陳中兵將軍。璪受經之歲，言無虛發，行不慚人，親里鄉隣深加敬愛。年登十七，二親俱逝，慘服纔釋，便染病疾，頻經歲月，醫藥無効。仍於靜夜策杖曳疾，出到中庭，向月而臥，至心專念月光菩薩，唯願大悲濟我沉痾。如是繫念，遂經旬朔，於中夜間夢見一人形色非常，從東方來，謂璪曰：「我今故來，為汝治病。」即以口就璪身，次第吸□。三夜如此，因爾稍痊。深知三寶是我依救，遂求離俗，便投安靜寺慧憑法師以為弟子。逖聞智者軌行超群，為世良導，即泛舸豐流，直指台岫，伏膺受道。乃遣行法華懺悔，第二七日初夜懺訖，還就禪牀，始欲安坐，乃見九頭龍從地涌出，上昇虛空。明旦諮白，云：「此是表九道眾生聞《法華經》，將來之世破無明地，入法性空耳。」

又，陳至德四年，永陽王伯智作牧仙都，延屈智者來于鎮所，璪隨師受請，同赴會稽山。九旬坐訖，仍即辭王，往寶林山寺行法華三昧。初日初夜，如有人來，搖動户扇，璪即問之：「汝是何人？夜來搖户。」即長聲答云：「我來看燈耳。」頻經數過，問答如前。其寺內先有大德慧成禪師，夜具聞之，謂弟子曰：「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，今聞此聲，必是鬼來取人也。」天將欲曉。成師扣户而喚璪，未暇得應，便繞堂唱云：「苦哉苦哉！其人了也。」璪即開户問意，答云：「汝猶在耶！吾謂昨夜鬼已害汝，故此嗟耳。」成師以事諮王，王遣數十人執杖防護。璪謂防人曰：「命由業也，豈是防護之所加乎！願諸仁者將領還城啓王云爾。」防人去後，第二日夜鬼入堂內，搥壁打柱，周遍東西。堂內六燈，璪即滅五留一，行道坐禪誦經，坦然無懼，於三七日中事恒如此。行法將訖，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，言已不現。雖值此二緣，心無憂喜。

璪又因事出往會稽，路由剡縣孝行村乞食，主人誤煮毒蕈，設璪食竟，進趣前途。主人於後噉此餘殘，並皆吐痢，若死等苦。隣人見之，即持藥追璪，十里方及，見璪快行無恙。問曰：「何故見尋？」具陳上事，便笑而答曰：「貧道無他，可棄藥反蹤，不須見逐。」驗之道力所熏，故毒不能傷也。

又，隋大業元年駕幸江都，璪銜僧命出參，引見內殿。御遙見璪，即便避席，命令

前坐，種種顧問，便遣通事舍人盧正方送璪還山，為智者設一千僧齋，度四十九人出家，施寺物二千段、米三千石并香酥等，又為寺造四周土牆。大業六年，又往楊州參見，仍遣給事侍郎許善心送還山，又為智者設一千僧齋，度一百人出家，施寺物一千段，嘲齋僧人絹一疋。七年又往涿郡參，勞謝遠來，施寺物五百段，遣五十人執仗防援還山。凡經八迴參見天子，並蒙喜悅，供給豐厚。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寺，春秋八十三矣。

## 唐天台山國清寺釋普明傳十二

釋普明，本名法京，俗姓朱氏，會稽人。少小志操有異恒童，口常稱佛，聚砂以為福事，蒿艾以為殿塔，不俗談戲，唯志崇法。有僧乞食，因即勸云：「郎子既有善性，可向天台山出家，其中有初依菩薩在彼說法。」遂以陳太建十四年踰山越澗，來入天台。正值智者處坐說法，下講竟，頂禮歸依，願盡此生以為弟子。智者笑云：「宿誓願力，今得相遇。」曉夕左右，伏膺無懈，專求禪法，兼行方等般舟、觀音懺悔，誦《法華經》一部。

至禎明元年，陳主勅迎智者出都，從往金陵，居光宅寺，專以禪思為業，同堂坐者，奉命檢校。俄而陳國云亡，智者即上江州廬山東林寺，明於陶侃瑞像閣內行觀音懺法。冬十一月，身不衣絮，苦節行道。見一僧云：「所名法京，未為善稱，可改為普明。此名曉朗，照了三世。」懺訖，啓智者述之，便云：「此冥中所示，宜即改舊從新。」又隨智者往荊州玉泉寺，每於泉側練若專思。智者反路台峰，令造大鍾，天台供養，江陵道俗，競為營造。當欲鑄時，盲人來看，明懸鑒機，知相不吉，果爾開模，鍾便破缺。仍即倍工修造，約語眾中：「支不具者，勿來看鑄。」遂得了亮錚鑠，聲聞七十里。鍾今見在佛隴上寺。後還國清，所住之房去水懸遠，房頭空地純是礓石，乃懷念曰：「若令此石出水，豈不快乎！」言竟數日，石中泉溜，周給東西。

國清精舍，隋高置立，明以講堂狹小，欲毀廣之，共頂禪師商量，頂勸勿改。有括州都督周孝節遙聞此事，即施杉柱，泛海送來。頂向赤城，感見明身長一十餘丈，高出松林之上，翼從數十許人，語頂曰：「兄勿苦諫，事願剋成。」頂知神異，合掌對曰：「不敢更諫，一依仁者。」竪堂之日，感動山王，晨朝隱軫，狀若雷震，摧樹傾枝，闊百步許，自佛壟下直到於寺，至于日沒，還返舊蹤，砰砰磕磕，勢若初至。又願共道俗造當殿金銅盧舍那像，坐身丈六。時有一人稱從漕溪村來，施金十一兩用入像身，問其姓名，終不肯說，禮拜辭退，周訪彼村，無人識者。又，比房侍者恒聞房內共人語話，陰伺察視，不見別形，所聽言音，唯勸修善。

既而化緣就畢，大漸時至，清晨呼諸弟子曰：「夫人壽命，不可常保，汝等宜知。」便自脫新淨之衣，著故破者。換衣纔竟，奄然就滅，春秋八十有六。經二宿，左手仍內

屈三指。當於其時，有房內弟子榮泰、難提二人剃頭沐浴，見如此事，即報寺主慧網，合眾驚集，倍慟于懷。然其為性，不畜私財。淅南諸州，男女黑白，歸向者數不可紀，所得布施，隨緣喜捨。每參隋帝，悉蒙命坐，賜絹一百二十段，用充六物，不留寸尺，悉造經像，有勅施僧基業，見於寺錄。造金銅尊像小大十軀，悉人中已上，十迴作僧施。讀藏經二遍，其外書寫經論，彫畫殿堂，修諸寺宇，傍為利益，及諸靈驗，功德費用運心應念，即自送來充其支度，不可具載。

## 唐終南山豐德寺釋智藏傳十三

釋智藏，姓魏氏，華州鄭縣人也。十三出家，事藹法師，當西魏之世，住長安陟岵寺。值周滅法，權處俗中，為諸信心之所藏隱。雖王禁剋切，不懼刑憲，剃髮法服，曾無變俗。迄至隋初，乃經六載，晦迹人間，不虧道禁。自有同塵，莫敢聯類矣。移都龍首，住大興善。開皇三年，乃卜終南豐谷之東阜，以為終世之所也，即昔隱淪之故地矣。山水交映，邑野相望，接敘皂素，日隆化範。後文帝勅左衛大將軍晉王廣就山引見，藏曰：「山世乃異，適道不殊。貧道居山日積，意未移想。陛下國主之體，不奪物情為宗。」王具聞帝，帝歎訝久之，乃遣內史舍人虞世基宣勅慰問，并施香油，熏爐及三衣什物等，仍詔所住為豐德寺焉。每至三長之月，藏盛開導化，以《智論》為言先。凡所登踐者皆理事齊稟，京邑士女傳響相趨，雲結山阿，就聞法要。逮武德初歲，爰置僧官，眾以積善所歸，乃處員內，道開物悟，深有望焉。雖預曹僚，而身非世檢，時復臨敘，終安豐德。以武德八年四月十五日，遘疾少時，終於所住，春秋八十五。

然藏青衿入道，自檢形神，不資奢靡，不欣榮泰。時居興善，官供頻繁，願存乞食，盡形全德。縱任居僧務，夏雨冬冰，而此志罔移。終不妄噉僧食。晚居西郊柏林墓所，頭陀自靜。文帝出遊，遇而結歎，與諸官人等各捨所著之衣百有餘聚。藏令村人車運，用充寺宇。故使福殿輪奐，迴拔林端，靈塔架峰，迢然雲表，致有京郊立望，得傳遙敬矣。又，爰初受具，以布大衣，重補厚重，可齊四斗，六十五夏，初無一離。受日說欲，由來未傳，常坐一食，終乎大漸。而狀形超挺，唐量八尺二分，質貌魁梧，峙然峰嵂之相。常居寺之南岫，四十餘年，面臨深谷，目極天際。徑途四里，幽梗盤岨，不易登升，而藏手執澡瓶，足躡木履，每至食時乘崖而至，午後還上，初無顛墮。因斯以談，亦雄隱之高朗者，故圖寫像供，于茲存焉。京師慈門寺沙門小曇欽藏素業，為建碑于寺門之右，潁川沙門法琳製文。

## 唐雍州津梁寺釋法喜傳十四

釋法喜，俗姓李，襄陽人也。七歲出家，顯禪師為其保傅。顯道素溫贍，有聞同侶。後住禪定，將終前夕，所居房壁自然外崩，顯曰：「依報已乖，吾將即世。」於是端坐閉目，如有所緣，奄然而卒，初不覺也。自喜恭恪奉侍，積經載紀，而顯專修定業，略於言誨，便以觀量知人，審喜機度，事逾先習，不肅而成，鑽仰景行，惟德是輔。荊州青溪山寺四十餘僧，喜為沙彌，親所供奉。晝則炊煮薪蒸，夜便誦習經典。山居無炬，燃柴取明，每夕自課，誦通一紙，如是累時，所緣通利。雖學諸經部類，而偏以《法華》為宗，常假食息中間，兼誦一卷，餘則專以禪業，繫念在前，纔有昏心，便又溫故。

仁壽年內，文帝勅召，追隸京師，住禪定寺，供禮隆異，儉行為先，接撫同倫，謙虛成德。爰有佛牙舍利，帝里所珍，檠以寶臺，處之上室，璨寶溢目，非德不知。大眾以喜行解潛通，幽微屢降，便以道場相委，任其監護。喜遂綱維供養，日夕承仰。又以顯師去世，意欲冥被靈爽，願誦千遍《法華》，因即不處舊房，但用巡遶寺塔，行坐二儀，誓窮本願。數滿八百，精厲晨宵，繫心不散，覺轉休健。同寺僧者見有白牛駕以寶車入喜房內，追而觀之，了無蹤緒，方知幽通之感，有遂教門。而卑弱自守，營衛在初，諸有疾苦，無論客舊，皆周給瞻問，親為將療，至於屎尿膿吐，皆就而□之。然則患疾之苦，世所同輕，而喜都無污賤，情倍欣懌，以為常業也。致有遠近道俗帶疾相投，皆悅慰其心，終其報類。或有外來問疾，並為痛者陳苦，有問其故，答云：「病人纏惱來問，致增故耳。」

武德四年，右僕射蕭瑀於藍田造寺，名曰津梁，夙奉徽風，嘉其弘度，召而居之。時屬運開，猶承饑薦，四方慕義，相次山門，便減撤衣資，用充繼乏，稟歸行務，眾所宗焉。凡有遲疑，每為銷釋，並會通旨理，暢顯神心。而為行沉密，卒難備紀，傳者嘗同遊處，故略而述之。後乃屏退自資，超居眾伍。驪山南阜，鄉號盧陵，即九紀之故墟也。北負露臺之嶺，南對赫胥之陵，交澗深林，仙賢是集，即卜而宅之，乃有終焉之志。篤勵子弟，誘導山人，福始罪終，十盈八九。貞觀初年，夜涉其半，見有焰火數炬從南而來，正趣山舍。僧俗驚散，慮是賊徒，以事告喜。喜曰：「此應無苦，但自修業。」及明尋顧，不知所由。其居處降靈，皆此類也。

六年春創染微疾，自知非久，強加醫療，終無進服。至十月十二日，乃告門人：「無常已及，勿事囂擾，當默然靜慮，津吾去識，勿使異人輒入房也。」時時唱告：「三界虛妄，但是一心。」大眾忽聞林北有音樂車震之聲，因以告之。喜曰：「世間果報，久已捨之，如何更生樂處，終是纏累。」乃又入定，須臾聲止，香至充滿，達五更初，端坐而卒，春秋六十有一，形色鮮潔，如常在定。初，平素之日歷巡山險，行見一處幽隱，可為栖骸之所，命弟子示之。及其終後，寺僧屬其儀貌端峙，不忍行之，鑿山為窟，將欲藏瘞爾。夕暴雪忽零，有餘一尺，周迴二里，蔽於山路。遂行開道，中道降神於弟子曰：「吾欲露屍山野，給施眾生。如何埋藏，違吾本志！雪平荒逕，可且停行。」眾

不從之，乃安窟內，經久儼然，都無摧腐。宗國公親往觀之，神色如在，歎善而歸。爾後怪無損壞，遂舉其納衣，方見為物所噉，頭項已下，枯骨鮮明。詳斯以論，寔本願之所致耳。

且喜學年據道，事仰名師，青溪禪眾，天下稱最，而親見奉養，故得景行成明，日光聲彩。加以敬慎戒約，聞即依行，計業分功，步影而食，時少覺差，必虛齋而過。晦望懺洗，清心布薩。安卹貧病，固是常宜，衣弊食麁，誠其恒志，輕清拯濟，見美東郊矣。

續高僧傳卷第十九